

辛弃疾与陶渊明

石红英

内容提要 辛弃疾用自己的个性心灵在他的诗词文里为我们描绘出一个陶渊明的新形象,为陶渊明的接受史写下了极有价值的一页。辛弃疾接受陶渊明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心灵历程:从“待学渊明”到推渊明为师,再到引为千古一知己。辛弃疾之所以接受陶渊明,从主观上讲是因他们有相似的个性和思想轨迹,从客观上讲是与大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气候有关。

据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及《辛稼轩诗文笺注》,在现存600余首辛词中,咏陶词有60余首,约占1/10;140首诗中,涉及陶渊明的有15首,约占1/10;21篇散文中,涉及陶渊明的有一篇,约占1/20。在这些涉及陶渊明的诗词文中,以带湖、七闽、瓢泉和两浙、铅山之什为最多,而这四个时期正是辛弃疾中、晚年时期(43岁—68岁)。除了在53岁至55岁、64岁至66岁时两度出仕闽中、镇江外,其余20个春秋都过着隐居的生活。就是在这长期的归隐生活中,辛弃疾对同处江西一方水土,又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形诸笔墨,辛弃疾在他的文学作品里,用自己独特的心灵解读了陶渊明,为我们一笔笔地勾勒出一个独具个性的陶渊明新形象,为陶渊明接受史写下了极有价值的一页,同时,也让我们从中窥见了辛弃疾本人的个性胸襟。

辛弃疾接受陶渊明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心灵历程。下面就这一历程,分三个阶段略加论述。

一、“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

宋淳熙九年(1182年)在43岁罢居上饶带湖(今属江西)宅第以前,于事业、官场上奔波的辛弃疾已对陶渊明相当景慕。在少数词中用到与陶渊明有关的典故,如《新荷叶·再和赵德庄韵》巧用陶渊明无弦琴之典,感叹知己不在的孤独之感;《满江红·再用前韵》用桃源之典,以桃源客自比,忧心美景美情失而

难得,等等。到他退隐的前一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虽仍在江西安抚使任上,但渐渐看清迫于他人排贤嫉能、自己不得不隐的形势。因此“常有静退之心,久矣倦游”^①,便欲学“渊明归去来”^②。这年秋天,上饶带湖新居将成,也就是自己的退隐之所将定,辛弃疾就思念起久远的“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来: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

新居将成,已过不惑之年的词人思绪万千,准备“骇浪船回”、激流勇退,却又“怕君恩未许”、空负平生恢复故土大志。但是,当他想到没有凶险奸诈的退隐生活来,又禁不住象陶渊明一样顿生欣喜之情:“望物外逍遥之趣,‘吾亦爱吾庐’”^③、他还“要揖轩窗看多稼”^④。据《宋史》本传载,辛弃疾尝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所以他以“稼”名轩,并自称“稼轩居士”,还写了《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一词,来菲薄孔子,抒发归田学稼之志,而“稼轩”的由来和寓意都是深受陶渊明的影响。陶渊明《劝农》诗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又《移居二首》其二云:“衣食当

须纪,力耕不吾欺。”又《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这里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重视农耕的思想是与陶渊明一脉相承的。

但是,与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⑤、自动弃官归隐不同,辛弃疾是被劾罢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而退隐的。因此,在他隐居带湖长达十年(宋孝宗淳熙九年—宋光宗绍熙三年,即1182—1192年)的时间里,虽然也品尝了放意田园美景,欣赏没有官场污浊之气的大自然的乐趣,如“扫迹衡门下,终朝抱夕吟。……有酒无余愿,因闲得此心”^⑥、而“身似枯株心似水”^⑦,但总因英雄心志,抑郁难平。他在吟咏陶渊明的诗词里,虽然一再说:“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澹洗,素壁写归来”^⑧、“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⑨,但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他与陶渊明终归是“酒兴诗情不相似”^⑩。因此,在他这段时期的诗词中,并没有陶诗静穆可亲的一面,而是洋溢着抑郁悲愤之情。

在黄菊盛开日,辛弃疾不能象“悠然”的陶渊明一样静心欣赏、“裛露掇其英”^⑪、酿菊花酒,而是想到国事:

今日复何日,黄菊为谁开。渊明谩爱重九,胸次正崔嵬。酒亦关人何事,政自不能不尔,谁遣白衣来?醉把西风扇,随处障尘埃。

——《水调歌头·九日游云洞,和韩南涧尚书韵》

“政自不能不尔”,无可奈何之时,只有学习“爱酒陶元亮”、“一醉”消千愁:

人间无风凰,空费穿云笛。醉里却归来,松菊尚存宅。

——《生查子·长瞻见和,复用前韵》

莫向空山吹玉笛。壮怀酒醒心惊。……今宵依旧醉中行。试寻残菊处,中路候渊明。

——《临江仙·醉宿崇福寺……》

空有一身才能抱负,而无用武之地。悲愤难诉、壮怀难抒,只有借酒浇愁。这都是“不能不尔”。他认为陶渊明高节如“千古黄花”、经冬不零,故去学。但渊明不仅是志操高洁的真情诗人,更是一通观妙悟的哲人。他借诗酒松菊寓人生感慨,将深深的幽恨压抑在生命的底层,“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⑫,而表现出一种恬淡、静穆的外表来;而辛弃疾这时很难从恢复无望、遭受斥斥的悲慨中超然而出,因此内心的悲愤积聚成一股不平的诗情,“待学渊明,酒兴诗情

不相似”也就在所难免了。

也正因为有一个心存激烈矛盾和抑郁不平的辛弃疾,所以在其诗词中才有了一个诗酒松菊之外的陶渊明的新形象: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

——《贺新郎·陈同甫自东阳来过余……》

把陶渊明比作三国时尚未出山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是辛弃疾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创举。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比方的新奇,而是辛弃疾融着自己心灵的新感悟。因为带湖之隐是被迫的,辛弃疾希望能象诸葛亮一样待时而出,辅佐明主,恢复故土,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⑬。辛弃疾这一新见解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创新意义。以往接受者只解读了陶渊明作为隐士不染尘俗、超然物外,浑身静穆的一面,而没有看到陶渊明作为豪杰、胸怀壮志、凛然生气的一面。而辛弃疾把两面都看到了,以激荡抑郁的心灵创造了一个新的陶渊明:豪杰般的隐士,并在以后的仕隐生活中不断深化。

二、“陶县令,是吾师”

宋绍熙三年(1192年),带湖闲居10年之后,仍不忘整顿乾坤的辛弃疾又出山到福建做了3年官。现在总可以解决仕隐矛盾。在政途上专心干一番事业了吧?却又不然。刚要离开隐居之地,就留恋起退居生活来:

细听春山杜宇啼,一声声是送行诗,朝来白鸟背人心。对郑子真岩石卧,赴陶元亮菊花期。而今堪诵北山移。

——《浣溪沙·壬子春,赴阙观,别瓢泉》

隐居时渴望有所作为,即将出仕了又感于仕途凶险、时光迅速,渴望归隐。不过,辛弃疾还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勤于职守,尽力谋国。但还是有人伺机排挤他,加给他“残酷贪饕,奸赃狼藉”的罪名,先罢帅任,最终于宁宗庆元元年(1195),二度罢居上饶。

经历过一段隐居之乐的辛弃疾,在这3年中不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归隐渴望。他常常因国事不可为而怀念过去的隐居生活。春天来了,他想起带湖,扪心自问:“几时归也?”^⑭烦闷了,“记得瓢泉快活时,长年耽酒更吟诗”,觉得“不如归”^⑮,便慨然而叹“云胡不归留此耶?”^⑯于是在官任上他便忙里偷闲,学起陶渊明来:“引壶觞自酌,须富贵何时。”^⑰

辛弃疾归隐的愿望随着政敌的排挤也越来越迫切。终于决定上表乞归,时在绍熙五年(1194),有词为证: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
醴袖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
是吾师。待萸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
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
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
赋此骂之。》

辛弃疾感到政事不可再为,为也无济于事,又加以年老体衰,颇有迁逝之悲。于是他决定以陶渊明为师,不为五斗米留恋官位。如果说第一次退隐被迫性很强的话,那么这一次被迫性已减弱,而且多了一层主动因素。由是对主动归隐的陶渊明的理解也深了一层。陶渊明此时已不仅仅是可以仿效的力田的隐士、待出的孔明,而是成为日后心灵与生活方式上都倾心学习的老师。随着这一心态的变化,陶渊明在辛弃疾此后的诗词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可以说充满了辛弃疾的晚年生活。

三、“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

辛弃疾二度罢居上饶不久后,举家徙居铅山瓢泉,开始了瓢泉隐居时期(宁宗庆元元年—嘉泰二年,即1195—1202)。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中有陶渊明的诗词最多,词三十多首,诗三首,占全部咏陶词的一半以上。而且在形式上与以往也有很大不同。除了依旧于诗词中提及陶明及其诗文与爱好外,更多的是满篇陶渊明,其极端的表现就是隐括陶诗的词的出现,如用《沁园春》、《声声慢》隐括陶渊明的《止酒》、《停云》诗。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内容和情趣上的变化。过去也景慕陶渊明,但又“酒兴诗情不相似”;欲拜陶为师时,又身在官场上,总之,在心灵、行动、趣味上难以与陶渊明发生较深层次上的共鸣;而此期的咏陶诗词中,辛弃疾由对陶的景慕变为极大的赞颂与推崇,并在心灵和情趣上努力向陶渊明靠近,在一定程度上深味了渊明的审美人生。

首先,他以陶渊明的情趣为情趣,陶诗文中写到的他都津津乐道,并用自己的心灵在新的时代下进行重新感悟。

陶渊明爱菊,爱菊花盛开的重阳节,曾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倾倒了无数诗人,如极

受辛弃疾称颂的苏轼就对之推崇备至(见《东坡题跋》)。辛弃疾平生所喜花卉也以菊花为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渊明最爱菊”^⑩、“自有渊明方有菊”^⑪。而菊花象征的又是凌霜不屈、高洁脱俗的优秀品格。

万事纷纷一笑中,渊明把菊对秋风。细看
爽气今犹在,惟有南山一老翁。情味好,语
言工,三贤高会古来同。谁知止酒停云老,独立
斜阳数过鸿。

——《鹧鸪天·和章泉赵昌父》

这种“把菊对秋风”、“独立数过鸿”的审美生活方式,正是辛弃疾此期所努力追求的。陶渊明有《停云》诗,辛弃疾筑有“停云堂”、“停云竹径”,并在词中多次咏及。另外,“停云”还成了他诗情的激发物。著名的《贺新郎·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可为其证。这首词与《声声慢·隐括渊明《停云》诗》那种纯粹拟古不同,而是别有含意,抒发自己的现实情怀。词中云在“停云”对酒赋诗,俨然以渊明自况,故云“情与貌,略相似”。此仰慕渊明高风亮节,谓其真知妙理者。陶渊明“宅边有五柳树”^⑫,辛弃疾也云“种柳已成陶令宅”^⑬;陶渊明鄙弃功名,辛弃疾也说“富贵非吾愿”^⑭;陶渊明爱诗酒琴书,辛弃疾可自称“停云老子,有酒盈樽,琴书端可销忧”^⑮。他还自谦“饮酒已输陶靖节”^⑯,并因疾学陶戒酒,写有《止酒篇》,颇得渊明风味。

其次,这种以渊明之好为好的追求,并非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深寄了国事不可言说的幽恨。如上所说《贺新郎·邑中园亭……》,本为停云怀古思亲,而当念及国事身世,悲愤难禁,不由“回首叫,云飞风起”,口出豪放之语,又如《贺新郎·题傅岩叟悠然亭》,满篇陶诗文中的辞句、意象,但不显凌乱、不流于游戏,原因就在于词的背后似隐若现地寄寓了世风日下、时局日非的家国之慨:“欲辨忘言当年意,慨遥遥我去羲农久。天下事,可无酒!”也正是带着这股幽恨,他真正读懂了陶渊明:在陶渊明静穆的外表下,同样是一颗深含幽恨的心灵,并未忘情于山水而心如死灰,而是“到如今凛然生气”。

最后,当辛弃疾在这个层次上理解了陶渊明后,便由外在的景慕变为发自内心地赞陶、颂陶,并引为千古知己了:

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此。向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存。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

——《水龙吟》

甚至把陶渊明推上了理想的高峰：

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鹧鸪天·读渊明诗不能去手，戏作小词以送之。》

“王谢诸郎”是指东晋王导、谢安的子弟们，他们潇洒儒雅的风度不但在当时而且在后代也深受人们仰慕，而辛弃疾却说他们还抵不上柴桑的尘土，可见陶渊明其诗其人在晚年辛弃疾心目中的高高地位。在人生的最后四年（嘉泰三年—开禧二年，1203—1207年）里，辛弃疾进一步把陶渊明融进自己的心灵：

朝日照屋小窗低，百鸟呼檐起更迟。

饭饱且寻三益友，陶明康节乐天诗。

——《鹤鸣偶作》

渊明去我久，此意有谁知。

——《感怀示儿诗》

60多岁的老诗人受佛家色空思想的影响，认为“功名此去心如水，富贵由来色是空”^⑩，说“此心自拟终成佛，许事从今只任真”^⑪。陶潜《连雨独饮》诗亦云：“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辛弃疾要象陶渊明一样任真自然来度此余生。所以这时陶渊明由学习的榜样，变为千古知己、生活中的“益友”了。人生渐老渐归于平淡，晚年的辛弃疾体味更多的是陶渊明平淡任真的一面，所以“暮年不赋长短句，和得渊明数首诗”^⑫。

总之，象辛弃疾这样一位有着志勇奋发，慷慨激昂之气的豪杰之士，由于与陶渊明有某些相似的个性和都经历了由“出”到“处”的仕宦经历这样一些主观原因，以及有宋一代是陶渊明声名最盛的时代、是强调社会人格的理学的完成定型期这样一些大的文化背

景和时代气候，才与陶渊明这样一位隐逸诗人发生了隔世共鸣。

在辛弃疾有关陶渊明的诗词文里，陶渊明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脱俗的生活情趣，有着对时世和人生独特见解的隐逸和豪杰之士，陶渊明在恬淡静穆的生活外表下有着忧时伤世的豪杰之心。这就是一代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在借渊明酒杯，以浇自己块垒的过程中，对隐逸诗人陶渊明的个性解读，所以他能由与陶渊明的“酒兴诗情不相似”发展到以陶为师，推陶为千古知己的转变。由此可见，辛弃疾与陶渊明都集静穆与豪放于一身，只不过一个是隐士般的豪杰，一个是豪杰般的隐士而已。

[注]

①③④辛弃疾：《新居上新文》。见《辛稼轩诗文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凡辛诗文皆引自此书。

②辛弃疾：《西河·送钱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凡辛词皆引自此书。

⑤萧统《陶渊明传》。

⑥辛弃疾《即事示儿》。

⑦⑧辛弃疾《水调歌头·再用韵答李子水提干》。

⑨⑩辛弃疾《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

⑪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七。

⑫陶渊明《形影神》。

⑬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⑭辛弃疾：《贺新郎·觅句如东野》。

⑮辛弃疾：《添字浣溪沙·三山戏作》。

⑯辛弃疾：《书清凉境界壁二首》其一。

⑰辛弃疾：《临江仙·和信守王道夫韵》。

⑱辛弃疾：《水调歌头·赋松菊堂》。

⑲辛弃疾：《浣溪沙·别成上人，并送性禅师》。

⑳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㉑辛弃疾：《满江红·寿赵茂嘉郎中》。

㉒辛弃疾：《哨遍·一壑自专》。

㉓辛弃疾：《雨中花慢·吴子似见和，再用韵为别》。

㉔辛弃疾：《读邵尧夫诗》。

㉕辛弃疾：《丁卯七月题鹤鸣亭三首》其二。

㉖辛弃疾：《丙寅九月二十八日作，明年将告老》。

㉗辛弃疾：《瑞鹧鸪·京口怀山中故人》。

(责任编辑 方晓明)